

目 录

- 001 长在中原十八年
- 008 在乡间
- 011 夏夜听书
- 014 在构林
- 019 中学时代
- 023 农家美味
- 026 昨日琴声
- 030 一盅茶
- 033 吃甘蔗
- 035 村边水塘
- 038 地上有草

- 045 最后一季豌豆
- 049 羊奶豆
- 051 背弃田野
- 055 再爱田园
- 059 我的枕头
- 062 死死生生
- 067 回望来路
- 070 乡下老人
- 076 学信先生
- 078 单相思
- 084 活在豫鄂交界处
- 095 喜来
- 099 癸酉年自白
- 107 我喜欢的
- 110 藏书的地方
- 114 放生
- 116 欢欢喜喜过个年

不再想，读书、写字、做游戏，早忘到爪哇国了，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把肚子填饱。我那时才算知道了饥饿的全部滋味，无论看到什么，先想它能不能吃，能吃，就是有用的，就生尽法子要填进嘴里。村子里开始饿死人了，我也全身浮肿，所幸国家的救济粮到了，我得以活了下来。这场饥馑让我觉得世上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粮食，所以后来我养成了储粮备饥的习惯，不管粮店离家多远，都想买点儿米、面放在家里，看到有米、面在家才觉得心里踏实。也因此，我要是看见有人浪费粮食，就特别难以忍受。当了军官之后，我一直不敢把发的粮票全部吃完，每月都要节省下来一些，准备应付不知何时会有的饥荒。“储粮备荒”是我觉得最重要最正确的口号。

这场饥馑让我体验到了绝望的滋味：当看到娘再也没有东西下锅站到灶前发呆时，我小小的胸腔里都是慌张、疼痛和恐惧。

高小、初中是在构林镇读的，我那时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过天天能吃饱饭的日子。村里的大人一再教导我：你娃子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当官，只有当官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只有吃香的喝辣的才能让你的爹娘跟着享福。我于是暗下了考大学当官的决心。我学得很刻苦，每门课业在班里都排在前列，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冬天上早自习时，我走六华里赶到学校，天还没有亮，点上煤油灯便开始读书；夏天下大雨，没有伞，蓑衣也会被淋透，淋透就淋透，到学校把衣裤拧干了穿上就是。没料

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我读初中时突然爆发了，我的大学梦只做了一小截。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破四旧立四新斗争牛鬼蛇神”。我们把班里的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把有地主富农亲戚的同学当作“黑五类”，对他们极尽蔑视和奚落。我们把一位离过婚的女教师视为“坏分子”，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双破鞋。我们把民国和民国以前的所有东西都视为旧东西，把一些好瓷器砰砰砸碎。后来，大串联开始，我随同学们步行去了韶山，看完毛主席的家乡后，又坐车去了长沙、株洲和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构林镇以外的世界。坐船过洞庭湖时天在下雨，我望着烟雨迷茫的湖面想：湖南出过那么多的大人物，这块土地可能真有灵气，来走走看看也许会有好处，只不知自己此生会走出一条啥样的道路……因为学校不上课，又少有我喜欢的小说读，串联回校后，我便迷上了拉胡琴和打篮球。白天的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篮球场上度过的。

打篮球原本只为打发无书读的时间，没想到倒为自己打通了连接另一条道路的阻隔。1970年的冬天，驻守山东的一支部队来我们邓县（今邓州市）招兵，领队的是一个姓李的连长，这连长酷爱打篮球且是团篮球队的队长，他这次来招兵还带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团篮球队再带回几个队员。他站在我们学校的球场边上看我们打球，偶尔也和我们一起打。我的球技不数一流，但身

高一米七八，可能有点儿培养前途，他因此注意到了我，于是，另一条道路便在我眼前展开了——这年的12月下旬，我去山东当了兵。

这一年，我18岁。

多年后，当我回想当兵这件事时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机会，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

我坐上了东去的运兵闷罐列车。我隔着列车门缝望着疾速后退的中原大地，心里有依恋，有不舍，但都很轻微，心中鼓荡着的，多是欢喜。

我终于可以独自外出闯荡了……

得把双手环在她的脖子里把头搁放在她肩上的那种摇摇晃晃的舒服之感。愧疚的是当我成年之后，我很少再去看望这位嫁在邻村的远房姑姑。

家境的窘迫使我知道我必须把书读好，不然就会愧对父母。我的语文和算术成绩一直不错，我的一些作业本也是学校奖励的。这些小小的奖励不仅多少减去了家庭的一点负担，而且给了我能学习好的自信和勇气。我把那些印有“奖品”二字的作业本保存到当兵之前。

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我害怕看打架的场面，一旦看见有人捋袖要打架，我总是赶紧避远。有时因为做什么游戏惹了别的同学，每当他们开口辱骂或是伸拳要打时，我总是吓得要哭。我小时候虽然胖但力气不大，我想我的懦弱可能与气力不大有点关系。当然，我内心也很要强，每当受了别人欺负的时候，我总在心里说：咱们等到考试时再说吧，我的考试成绩一定要压过你！

我小时候的肤色很黑，即使今天也不白。娘说我小时候在水塘里洗了澡再经阳光一晒，浑身黑亮黑亮的。村里的几位远房爷爷常叫我“黑胖”。每当我吃饱了饭把黑亮的肚子腆起时，那些爷爷们见了不是用手指弹我的肚子就是用烟袋锅敲我的肚子。我小时候很能吃，晌午饭吃三碗稀面条，下塘洗了澡上来还能再吃一碗。几碗面条把我的肚子撑得好高，走起路来总是一晃一晃的。我小时候一直被“饿”这个家伙死死缠着，白馍、面条、胡辣汤、

则求宽谅，今晚书说瓦岗寨——”他说到这儿拉一个长腔，接着就操起鼓槌敲了起来。人们就在这鼓声中惬意地倾起了耳朵；有时，月亮也在鼓声中探出头来，看这一场子聚精会神的听客。

秀成说的鼓书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武打的，如赤壁大战、杨家将、林冲上山等；一类是言情的，如《西厢记》、樊梨花、守寒窑、闹洞房等。这两类我都爱听。他所说的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至今我还能背出他形容一个侠士腾空飞檐情状的语句：只见他两膀一耸，双脚一拧，使一个聚气吹灯、旱地拔葱的姿势，只听嗖的一声，如蝙蝠过耳、燕子掠空，唰一下站在了房脊上……

秀成用他那张巧嘴和那柄鼓槌，把我带进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中。我常常忘了月亮，忘了星星，忘了夜风，完全沉浸在他所渲染的砍杀搏斗里，沉浸在他所讲述的悲欢离合中。

当然，有时实在是困极了，我会在不知不觉中睡熟到席子上，让娘在散场时摇摇晃晃地把我抱回家。如果是这样，第二天，我就一定要找大人问明我没听上的那一段书，以让故事完整起来。

这样的夏夜已经过去许久了。

今天，我不知道那位叫秀成的鼓书艺人是否还活着，我多想让他知道，是他说的那些鼓书，对我做了最初的文学启蒙。

那些响着秀成的鼓声的夏夜和乡下人渴求精神享受的情景，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